

法內情

龍劍雲 高等法院聆案官

一九七二年中五畢業生

引子

金鐘高等法院，想像之中是一莊嚴肅穆的禁地，閒人免進，只是偶爾在電視的劇集中看到不知是真或假的法庭。今天，我和老師、同學懷著興奮和一點戰兢之心，造訪在高等法院擔任聆案官的師兄—龍劍雲先生。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官門。我們到達時，龍先生已在法院前恭候，他熱情的跟我們打招呼，並帶我們到他主理的法庭觀看，我頓時有劉姥姥入大觀園之感，一切也顯得新鮮、陌生。

九工的歲月

龍先生於一九六七年入讀中一，一九七二年畢業。當時九工開校不久，初中部剛由實用中學改建而成，一切都顯得簇新。「九工的校舍旁是一幢幢的徙置區式的工廠大廈，四周的環境並非鳥語花香，反而切合工業學校的特色。」為什麼龍先生會選擇在九工升學呢？原來他在小學時並沒有任何升學輔導，對升中的事也是一知半解，而他的父親認為工業學校畢業較易找到工作謀生，所以便選了九工。入了九工後的生活是怎樣呢？「上工科堂時我們要穿上藍色工衣，是一件裝的，平時上課也可穿著，冬天時尤其覺得舒服、溫暖。」雖然龍先生在小學時也有木工科，但是對工科的認識不大，想像之中工場就如工廠的廠房般，擺滿大型的機器，到了踏入九工的工場，才知道與想像的有很大的出入。「我記得上金工科要做銼鐵的工作，老師給我們一塊鐵，我銼了三年才完成。」

六、七十年代，香港經濟仍處於發展階段，當時的家庭大部份都是草根階層，經濟條件較差，這會否影響學生的學習？龍先生記得中學時他在九龍城居住，上學要搭2A巴士，需時四十五分鐘，有一次因為車廂內人太擠迫，把他的書包帶也拉斷了。「那時我們一家人擠在一間板間房裡住，房間狹窄得如七十二家房客般的情況，屋裡的人在夜晚看電視、談天說地，十分嘈吵，所以我並沒有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。我當時也沒有什麼偉大的理想，只希望畢業後能考取文憑，然後找到一份謀生的工作。我當時最想的只是改善生活！」龍先生的中學是刻苦的，當同學在考試後揹著背囊到郊野燒烤、露營，他只能去幫家人幹活。他自言雖然内心有點不愉快，但明白到家庭環境並不容許他去玩樂，所以這種不愉快的感覺只是一瞬即逝。



龍先生在校園的生活是平淡的，因為放學後要幫助家庭工作，所以很少參加課外活動。不過他對蔡濟淮老師的土風舞表演印象難忘，「蔡老師身形有點胖，但步履輕盈，跳起舞來勁度十足，有舞蹈家的風範。」任教工科的劉展雲老師教學態度很認真，若學生在課堂上有做得不對的地方，他會嚴肅地警醒他們不許再犯錯。至於劉國楨校長，他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體魄，「聽說劉校長有練氣功的，雖然個子不高，但氣力很大。我曾經見他在停車場示範一手拉著一位同學的皮帶，然後將他提起來。劉校長很嚴厲，所以同學對他都是既敬且畏。」龍先生在閒談間也感謝教他物理的黃老師，教英文的兩位女老師—范老師和馬老師。

回想起求學生涯，龍先生有點感受：「我讀書的經歷不是一條坦途，我不是天資聰穎的人，尤其工科的科目總是讀得不好，有時別人用半小時已能完成的堂課，我要花兩小時鑽研才能完成，但我的文科成績較為理想。坦白說，我的中學會考成績並不突出。」畢業後他讀夜校重考會考，期間加入政府任文員助理，被派到一間警署協助一位總督察製作地區圖，將罪案資料用珠插於地圖上。經過一年的苦讀，重考的成績相當理想，但所讀的是文科，而九工預科並沒有開設文科，在夜校老師的推薦下，他進入佛教大雄中學讀預科。

挑燈夜讀的日子

一九七五年，他進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修讀中、英文。期間他曾經當過兼職教師，而他體會到教師原來是一項艱辛的工作，很多時在下課後仍要繼續工作。畢業後，他到了房屋署工作。這是他走上法律工作的轉捩點。「我對法律的認識不深。有一次一位房屋署的同事介紹我報考律師公開試，於是生起當律師的念頭，買了很多法律的書籍來自修。但是半工讀的生活並不易過，我當時被派至屯門新發邨工作，而在何文田愛民

邨居住，交通十分費時，幸好辦事處的經理在我家附近居住，我每天都可坐順風車回家。我真的要感謝他！我回到家裡休息一會後，就要開始溫習，直至半夜一、兩點鐘。幸好有上司的鼓勵和支持，我才能在工餘自修律師試課程。」

「後來，我申請到法庭當傳譯員。我有時在裁判署，有時到地方法院工作，大約在下午五時下班，便到港大的圖書館自修，直至十一時。」這種刻苦的讀書的生活終於有回報了，龍先生在律師專業試中取得律師資格，當了五年律師後，毅然到司法部工作，展開了當法官的生涯。這種轉變的關鍵在哪裡呢？「我的性格較為內向，由於我對法庭的工作有較深刻的瞭解，所以便有到司法部當法官的念頭。我對法院的工作很感興趣，而且法官是終身制的，所以並無返回律師行業的意欲，現在當了十多年的法官也樂此不疲。」

九七回歸後，很多人對中國的「一國兩制」採取觀望態度，而龍先生對此又有何看法呢？「我覺得九七回歸前後香港的司法制度沒有多大的分別，無可否認國內的司法制度也有改善的地方，現在國內的司法界已通過制訂法官法，法官和律師要參加公開的專業試來提升他們的專業水平。香港回歸前已有一套完善的司法制度，其中亦有很多值得國內司法界借鑑的地方。」

在訪問時，我留意到龍先生的辦公室案牘如山，可見他平日的工作多麼繁重，究竟他有什麼辦法來減壓？「我很愛運動的，這是一種很有效的減壓方法，閒時我會與同事閒談，紓緩工作的壓力。」印象中法官是超然獨立的，究竟真實生活中法官與普通人是否一樣？「我當法官也不覺得與別不同，我不時也會搭巴士，坐地鐵，與普通的市民一般。」



龍劍雲先生與校刊採訪組合攝

對於時下的年青人，龍先生有何看法呢？「我覺得現時社會物質豐富，年青人在這環境下多會欠缺刻苦精神，我自己的經歷反映我那個時代的面貌，年青人刻苦是應份的事，我當時除了讀書，還要勞動，給人喝罵是尋常的事，但我要克服自卑感，奮發圖強，磨練堅強的意志力。我認為青年人首要是鍛鍊意志，例如參加外展訓練。」

對於九工學弟，龍先生以八字格言相贈：「自強不息，敬業樂業」。因為充實自己，才有把握機會的能力，要磨練意志，因為世事並非一帆風順，人必須在逆境中奮鬥，才能追求心中的理想。

餘緒

離開法院已是晚上七時許，金鐘道上，璀璨繁喧，我們一眾人整拾行裝後便分道揚鑣，我腦海裡仍充塞著龍師兄在逆境中掙扎奮鬥的堅毅意志，相比之下我們這一代是多麼幸福。有人說：每一個少年人都要有一個學習對象。九工的同儕是否也要向師兄學習呢？

記者：吳惠勝

中學生應如何安排課餘時間

何謂課餘時間？

「有些人以為放了學以後的時間叫做課餘時間。但我以為，所謂課餘時間，是指一切功課都完成了所賸剩下來的時間，為課餘時間。」

課餘時間的重要性：

「當然，上課時間是重要的，但是求學好像喫東西一樣，上課時是將食物送進胃裏去；如果我們不將那些食物消化和吸收，那麼，食物對我們有甚麼用處呢？所以，我們應該利用課餘時間來消化，吸收一天接受了的知識。」

課餘時間的安排及其利弊：

「我們應要向智、德、體、羣四育作均衡的發展。在智育方面：我們應多看雜誌和課外書籍以補書本之不足，也可以在奕棋方面運用一下智慧，或細心觀察生活上種種形式的事物；同時，應多參加各團體的種種參觀，以增己聞。德育方面：雖然在書本上我們已獲得許多關於德育的真諦，但在空閒時間裏靜靜坐在樹下，想想各種處事的是與非，或聽聽抒情的音樂來陶冶性情。體育方面：在夏天裏最適當的莫如游泳了，這既可作全身運動，又可以消暑；在冬天裏，我們可以玩籃球等較劇烈的運動，既可鍛鍊身體又可禦寒。羣育方面：對於一切正當的團體活動都不妨參加，盡量地結識各方面的朋友。」

課餘時間的安排：

當長假期中，我們可以多作一些團體活動。

2E 龍劍雲

1968 - 1969 龍匯